

宋文鑑卷第八

賦

大禮慶成賦

張耒

齋居賦

張耒

鳴鷄賦

張耒

雨望賦

張耒

鳴蛙賦

張耒

哀伯牙賦

張耒

求志賦

晁補之

大禮慶成賦

張耒

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

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

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於南郊乃

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 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

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卽南北之
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
戒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
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末由知之惟
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國家合際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 太
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 太
宗威定宇內震蕩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尊 眞宗熙洽富
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獬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 仁宗席
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獠猾羌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
太平垂五十年 英宗入纂百姓與能 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
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
翳青雲之屋乘雕王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輶建虹霓之修竿兮
颺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
周流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

粹然玉溫健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
源兮實鼻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
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下神嬉靈豫醉爵俎翼翼清
廟觀德之官 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
人瞻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考油然而發中兮在位望而
含辛霽暘告旦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祗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
兵旣逶逶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淘淘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
旆翕赫歟霍兮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驚懾威而震伏兮柔良化
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尤而折櫓槍執飛廉圉
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
跂足俯窺履綦傍覘佩王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顙口之成祝也於
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垣其迤邐兮場圃旣寒而畢功頽青雲以
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
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龕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歟成兮涌九地而出峙

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闕棟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
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於斲垠而皆機杼
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驚霆之
蹕旣震洶壑之聲咸寂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而
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
讐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
天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形容千燎具
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暘遠爲融風赫赫曦曦
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
璧玉照徹祥祺衡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
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旣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
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闔闔兮闢清都
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興岳輪固兮溟効濡於是禮備
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

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
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及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
鐃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主
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
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
易兮帝則鑒之馘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
兮

齊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旣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
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
卦曰坎於行爲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
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旣靜事
以爲形又遠眺而高居卻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爲徒絕嗜慾
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

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
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顛沛而弗失且夫冰炭
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
陵有如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卻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
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
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閒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既老語默有
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峩峩朱冠丹頸玄膺蒼距矯攫秀尾翹騰
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
幽窗之沉沉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衣之膈膊
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
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
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霏霏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
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
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
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
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之能爲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
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被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
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
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絕夜爲
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
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爲賦示之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
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嘯

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噉而嘔若咽而
嗽瘡者之呼吃者之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
節今又似夫蠻歌獠語鬼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
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
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洒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
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
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閒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
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
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
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靄朝華始剪文羽清
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
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
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
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

蛙斂吻收足趺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旣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幅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伎者必不和眾人之耳而媚眾耳者又善工之深耻違眾者常子子其無翼而冒耻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爲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憊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

邴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弃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
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睢始寧之南邑路會稽以周流兮
求厯山之所在昔封嶠之世守兮以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
兮進樵女而抑心懿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
言兮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以淮南睢訴死於
婆娑兮悲綽約之亦纖彼章程之詭嘯兮旣睟眙於甲夜何仲御
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干載而迹陳思
苗山猶若■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焉靡求
山岬岬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不可留此土兮切悲越
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兮無所用吾之綏冬朦朦其多雨兮夏
瘴熱以生蠹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兮聊
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改小人之有心兮猶
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以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廬兮漢遺
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夕余

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皆往余令樓季爲
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朝使環
澗兮密吾牙使僕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邁余
生之罹憫兮歸將母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獨守此四隅時
命大繆兮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之宜養霜蓼然其萃之增歔歛
以啜泣兮殺身其安可宇摧勞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憮四序
之不淹兮春藹藹其旣非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聊此時悲予
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操贏而坐閭兮耘東山而自
食歲旱暵而不雨兮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
湯湯於陵子之終徧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芬而潔腹兮夫豈不
足以忘老眾虬豸而好朝兮咸得時而的皪持衣裳而鬻暑兮余
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
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旣非初志之敢期
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頽清濟以去垢兮芝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

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
淵之靈津兮橫中流而飈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人羿
之志於穀兮亦反求夫全身小人不知學禮兮畏罪罟之所尋
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煢獨此黎庶
牧羊而肥兮式亦用而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字千日而糾紛連袵
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於周門兮獨惆悵而延竚先事而
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費舉九鼎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
之好修兮蹇博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黃子
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彼喔
咿爲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之好思兮亦眾諱其寂寞虞氏
之爲政兮舉五臣而與言彼肅深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
眾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唯夫不足以
論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
其一毛融躬行旣卒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桓榮

亦尊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久膺之激烈兮羌
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嘏兮何以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鄰之
摔兮紛救鬪而得傷嘉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
之可爲兮行漁瀨以畢世喟稽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補阮清
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爲兮爲者敗之眾悖然
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泮千祀而語鄰兮郭與至人之服意神
龍之乘雲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兮此時
會霍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旨蓄兮菊以爲糗修
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之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與
時翱翔於道奧兮厯年歲以爲娛

宋文鑑卷第八

宋文鑑卷第九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黃樓賦

秦觀

送將歸賦

蔡確

天下爲一家賦

呂大鈞

南征賦

邢居實

宣防宮賦

劉跂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繼守之侯於補之大人行辱出其後訪其爲文故事廩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

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地南輦閒壤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其詞曰

登爽邱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支扶疎而走陽貽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淤漫而將屯兮後摧確其相襲坏者扈者嶧者垣者礧者礧者障魯屏齊曰惟厯山或肺附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閒谷射沙出浸淫漑漑澆澆汨泌潏潏激潏潏忽漢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爲井沼壅爲碓磴得平而肆迺滢漾而滂沛經民閭而貫府舍兮渚爲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閨閣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萩台抱之楊立而成阡躋厯下之岩巖望南山之孱顏修榦大枝出憫是天藐矧岫之蔽虧乍髣髴其